

南史识小录

南史识小录

PDG

南史識小錄卷三

錢唐沈名蓀潤芳
秀水朱昆田文盛

原輯

後學錢唐張應昌補正

宋列傳

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一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穆之愛賓游坐客，恆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莫不畢知。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其勢。

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嘗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穆之謂所親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咨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互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穆之性豪奢。食必方丈。旦輒爲。

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穆之嘗謂帝曰。穆之家本貧賤。

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損約。而朝夕所需。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

食不拘修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

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戒令

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

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穆之妻復截髮市肴饌。

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穆之爲

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

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杵貯。

檳榔一斛以進之。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劉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不歆之因。」歆之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鰕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靈休與何晏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邕膳。」

以上劉穆之傳 劉式之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宏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

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邪。劉瑀爲始興王濬別
駕時。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
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悉以告瑀。瑀與邁
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
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洩。我是公吏。何得不
啟白之。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尙
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
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
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瑀曰。騏
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
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瑀謂所親曰。

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能長居戶限上。瑀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見向。瑀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瑀與何偃隙絕。瑀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亦卒。以上劉式之傳劉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面。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王奐爲尙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

僕御史中丞奏付廷尉齊高別遣勅祥曰我當原

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徙廣州以上劉祥傳徐羨之頗

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羨之嘗

與傅亮謝晦宴集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

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

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死初羨之

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

汝有貴相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

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縣內

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惟羨之在外

獲全

以上徐羨之傳

武帝微時貧陋嘗自新洲伐荻有納

布衣襖。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旣貴。以此衣付會稽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彭城王。義康所愛。及得罪事連湛。之將致大辟。湛之以告公主。公主卽日入宮。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湛之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時安成公何曷臨汝。公孟靈休竝名豪奢。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尙。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

飾湛之美。兼何孟湛之請罪。疏臣雖驚下情。匪木

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爲。南兗州刺史。歷

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水

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

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巫蟲事發。上欲廢

劭。賜潛死。且決所立。與湛之議連日。累夕。每夜使湛

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以上徐湛之傳孝嗣在

孕。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

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

小字遺奴。泰始中。孝嗣以登殿不著鞋。爲書侍御

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在率府。晝臥齋北壁

下夢見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

數步而壁崩壓牀。

以上徐孝嗣傳

徐君倩尤長丁部書問

無不對。

君倩爲梁湘東王諮議參軍頗好聲色待

妾數十人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
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
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
見之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
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宏也。君倩辯於辭令湘
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
誅女子將非孫子便欲驅戰婦人君倩應教曰項籍
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徐

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豔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

以上徐君蒨傳傳隆免徙黃初妻趙議判縣人黃初之妻趙打殺息載載妻

父母及男稱欲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創

鉅痛深無讐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

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砢侯何得留名百

代傳隆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

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

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不復追道濟雄名大振魏

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道濟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鷁

鳥集船悲鳴道濟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

檀江州道濟見收憤怒氣盛日光如炬俄爾間引

南之義錄卷三宋列傳六

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

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畏自是頻歲南伐有

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歎曰若道濟在

豈至此以上檀道濟傳檀珪與王僧虔求祿書僕一門雖

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婚而令子姪

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

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僕與尚書人地本懸

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以上檀珪傳檀祗性矜豪樂在外

放恣不願內職檀祗傳王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

忌欲令出繼疏宗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以惡月

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帝謂諸

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鎮惡軍人與劉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毅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鎮惡北伐謂劉穆之曰我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鎮惡遣人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水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

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武帝

將歸留沈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

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王鎮惡

以上王鎮惡傳

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

齡石舅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

著舅枕以刃子懸擲之百擲百中舅畏之不敢動舅

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卽死武帝討桓氏將

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於軍後

帝義而許之

以上朱齡石傳

義熙北伐朱超石爲前鋒時

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

殺畧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

北岸爲卻月陣事畢使豎一長白毘帝命超石以白

毘旣舉卽赴之魏軍進圍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

之別齋大槌并千餘張稍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

洞貫三四人魏軍遂潰

以上朱超石傳

毛修之不信鬼神

所至必焚房廟修之入魏嘗爲羊羹薦魏尙書尙

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大官令朱修之

俘於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爲誰答云

殷景仁修之笑曰我昔在南殷尙幼少我歸罪之日

便當巾韞到門毛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

仕齊爲少府卿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

用錢六十五萬被讒納利

以上毛修之傳

傅宏之素習騎

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

傳宏之傳

朱修之留

戍滑臺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汁今時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克滑臺北燕國馮宏敬傳詔宋使呼爲天子邊人修之泛海歸未至東萊舫舵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修之在荊州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惟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

史宋書作吏

修之儉刻無潤薄於恩情

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